

# 中国十大

# 古典悲剧

● 主编 董建文 曹明海

# 白话故事

● 济南出版社



72478

# 中国十大古典 悲剧白话故事

主编 董建文 曹明海

**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白话故事** 董建文 曹明海 主编

责任编辑:孙凤文

封面设计:于峰

济南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)

济南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张:9.25

1996 年 10 月第 4 次印刷

字数:210 千字

印数 17001—22000册

ISBN7—80572—665—5/1·97

定价:7.20 元

副主编  
编写者

邹 圣 因  
于 国 宏  
邹 圣 因  
丰 淑 秀  
宋 麓  
赵 林 云

华 清  
薛 国 利  
刘 明 银  
杨 其 圣  
张 幼 冬  
张 光 芒

# 目 录

窦娥冤	(1)
汉宫秋	(19)
赵氏孤儿	(36)
琵琶记	(59)
精忠旗	(92)
娇红记	(111)
清忠谱	(139)
长生殿	(182)
桃花扇	(217)
雷峰塔	(258)

# 窦娥冤

原著 关汉卿

改编 邹圣因

元朝初年，楚州（今江苏淮安一带）城内有一个穷秀才，名叫窦天章，幼习儒业，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。无奈时运不通，功名未遂。不幸又早年丧妻，撇下一个女孩。如今女儿端云已是七岁，生得聪明俊秀。父女俩在贫困中艰难度日，相依为命。

在这楚州城里，还住着一个寡妇，四十多岁，人们都称她蔡婆婆。她丈夫本是走州串府的商人，家中颇有些钱财。不幸丈夫早亡，膝下只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和她一块生活。时下她不务别的营生，只靠放债生息度日，娘儿俩日子过得宽裕、安乐。平日里，蔡婆婆不是串邻访亲，就是出门讨钱要债，虽不闲着，但总是轻轻松松的，从没有什么挂心费神的负担。

这一天，蔡婆婆没有出门索取钱债，却不时地在门口东张西望。她的儿子扯着衣角问她为什么坐立不定？蔡婆婆只是朝儿子笑笑，不知说什么是好。她想，儿子太小，还不懂马上要办的这件事与他一生有关。哎，管他懂不懂，说一说给他听听吧。她一手抚摸着儿子的头，另一手又握住儿子的两只小手，像扯家常似地诉说着：“今天，娘替你招媳妇了……”

原来窦秀才头年向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，如今连本带利该还四十两。蔡婆婆已多次前往讨还，但窦秀才说，他连买米的钱都没有着落，哪来钱还债。而蔡婆婆早就看中了窦秀才的女儿端云，

便乘机提出让端云来做她的儿媳妇，以抵那四十两银子债。窦秀才正待上朝会试，又苦于盘缠缺少，出于无奈，只好答应，说是今天时辰好，他将亲自送女儿上蔡婆婆家来。

窦秀才在要送女儿来蔡婆婆家之际，心头好像有千万只蚂蚁乱窜乱咬，十分难过。他时而锁眉，时而摇头，长吁短叹，眼角闪动着泪花，不吃饭，也不说话，脑海中不住地翻腾着：妻子死后，拉扯着端云艰难地过了四个年头，时时为了油盐柴米而东奔西走，不得不向蔡婆婆借钱。如今还不起债，她又多次催逼，况且会试日期已到，要去京城赶考，路费又无处取借，只得将亲骨肉送给蔡婆婆。窦秀才知道，女儿哪里是去做媳妇，分明是卖给她罢了。

太阳已经爬上了树梢，窦秀才硬着头皮携着端云走出家门。这时聪慧灵巧的端云，看到爹爹耷拉着脑袋，神情痛苦，轻轻地问道：“咱们今天到哪里去？”窦秀才对女儿难吐真话，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了句瞒哄女儿的话：“孩子，爹送你到一个亲戚家去。”小端云疑惑地看着爹爹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别哄我，你不是说咱们在这里无亲无故吗？”窦秀才听了女儿的话，无言以对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和痛苦。他领着女儿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迎着呼呼的北风，来到蔡婆婆的家门口：

“婆婆在家么？”窦秀才叩着门小声问道。

“啊，秀才，快请家里坐，老身等候多时了！”蔡婆婆应声相见，笑迎着来客。

窦秀才带着恳切的口气对蔡婆婆说：“小生今日将女儿端云送来与婆婆，怎敢说做媳妇，只与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，留下女孩儿在此，只望婆婆多担待。”

“不要这等客气，你是我亲家了。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，这是借钱的文书，还了你；再送与你十两银子做盘缠。亲家，你休嫌轻少。”蔡婆婆说着，把银子送到秀才手里。

窦秀才拱手作揖：“多谢婆婆了。先少你许多银子，都不要我还了。今又送我盘缠，此恩异日必当重报。婆婆，女孩儿端云年幼不懂事，请婆婆多照顾些。倘若她做错了事，该打时，请你看我面上只骂她几句就算了；该骂时，望你只开导她几句，别和她细计较……”

蔡婆婆笑着回答说：“亲家，这不用你嘱咐，既然端云到了我家，我会把她当作亲女儿看待的。请你尽管放心地去赶考就是了。”

窦秀才转身把女儿搂在怀里，几乎心碎肠断，他轻轻地拭去滴在端云脸上的泪珠，叮嘱道：“孩子，你千万要听话。从今以后，你不比在我跟前了，我是你亲爹，能将就你，如今你在这里不要顽皮，任性子，免得挨打受骂。孩儿啊，爹之所以把你送到这里来，实在是出于无奈！”说完，秀才悲痛欲绝，眼含着泪花，向外走去。端云也哭着扑向门外，连声喊着：“爹爹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，我要跟你一块走！”这时，蔡婆婆急忙上前拉住端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在我家，我会把你当作亲生女儿相待的，不要哭，跟我进屋里去吧，要不会让你爹爹更难过的。”

蔡婆婆打心眼里喜欢端云。她想，窦秀才一旦得中，做官，恐怕会来接走端云，那时我岂不是人财两空？不如早做准备。于是在窦秀才走后不久，蔡婆婆就卖掉房子，搬到山阳县地面居住。在这里，她还是依靠放债生活，同时，给端云改了名字，叫做“窦娥”。小窦娥自从爹爹走后，心中计算着时日，日夜盼望着爹爹早日回还，但爹爹一去杳无音信。

时光如流水一般，不觉十年过去了。由蔡婆婆做主，窦娥与丈夫完婚。婚后小两口十分恩爱，日子过得倒也舒畅、宽裕。可是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不到两年光景，窦娥的丈夫因感时疫，不幸病死。窦娥真是福浅难多。她呼天抢地，痛不欲生。她时时对空长叹，忍不住地自问：“天啊，几年来我忍受着无限的孤寂，装着满腹的忧愁，为什么得不到可怜和同情？这样不幸的苦日子哪天才是尽头呢？难



道命中注定我一生忧愁？可怜我三岁亡母，七岁与父亲离别至今，丈夫短命，婚后不久就离我而去，现如今只和婆婆相依为命。有谁知道我这样的悲惨，这样的不幸！难道是我前世烧了断头香，才招来今生这样的苦难和凄惨？我甘愿今世今生积德行善，守贞尽孝，赡养婆婆，求得命运好转！

窦娥确是一个孝顺媳妇，平日里，总是细心侍候婆婆，家中大小事儿都听婆婆的吩咐。这一天，蔡婆婆要窦娥守看着家，她自己去赛卢医家讨钱债。

赛卢医在这山阳城南门外开了一个药铺。他本是一个蹩脚的医生，外号叫做“赛扁鹊”。由于他医术低劣，经常用错药，甚至有时把不该死的病人医死，所以门庭冷落，生意萧条，常常不够自己的开销。为了生计，他曾向蔡婆婆借了十两银子，现在本利算清，该还她二十两。可手头没有分文，偏偏蔡婆婆催得又紧。于是，他便寻思对付蔡婆婆的鬼主意：她不来讨钱便罢，如果再来，哼，我就处治了她。

赛扁鹊正在想鬼点子，外面突然传来了蔡婆婆的声音：“赛卢医在家么？”

“啊，在家，蔡婆婆请坐，请坐！”赛卢医笑着，假装殷勤。

蔡婆婆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的鞋底都磨穿了，今天总该把银子还我了吧！”

赛卢医连忙堆笑道：“真对不起！蔡婆婆，我现在家里没现银，你跟我到钱庄上去拿吧！”

蔡婆婆想，只要还我银子，多跑几步路是不要紧的。所以，她干脆地答道：“好，我跟你拿去！”

赛扁鹊锁上房门，领着蔡婆婆就往偏僻的小路走去，两人刚来到运河河湾处，赛扁鹊站住脚，前后一看，见四周无人，心想这里不下手，还等何时？于是就说：“蔡婆婆，你听，那边有人叫你。”蔡婆婆

一听，连忙回头张望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赛扁鹊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细而结实的麻绳，从蔡婆婆的身后，狠命地往她的脖子上套去，又使劲一勒，把蔡婆婆勒倒在地。正当赛扁鹊要将蔡婆婆勒死的时候，突然河湾那边窜出两个男人来，边跑边喊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！”赛扁鹊一看情势不妙，慌忙丢下绳子，拔腿就逃跑了。

跑过来的两人是一老一小。老的名叫张老大，小的就是他的儿子叫张驴儿。这父子二人扶起蔡婆婆，忙问：“老婆婆，你姓甚名谁？因何被人弄到这里？”

蔡婆婆透过气来，哽咽着说：“谢谢二位恩人救了我。我姓蔡，家住山阳城里，婆媳二人守寡度日，只因那南门外赛扁鹊欠我二十两银子，我去讨债，谁知他骗我去钱庄取银，走到这里就行凶，要不是你们相救，我就没命了……”说完，再三谢他们的救命之恩。

张氏父子二人，本是山阳城里出了名的泼皮无赖。他们听了蔡婆婆的话，眼睛里便透出得意的神气。父子俩窃窃私语了一会儿，就对蔡婆婆说：“今天救了你的命，你总得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吧？”

蔡婆婆想了想之后说：“我回家拿些银子来送给你们。”

“银子不必拿，也不要。只是我们父子都是光棍儿，而你们婆媳俩也生活得孤单，没有依靠。所以，你就做我的老婆，你儿媳妇也正好配我的儿子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张老大十分得意地说道。

蔡婆婆听了大吃一惊，连忙摇头拒绝说：“你们父子救了我，当报救命之恩，可不能招你们为婿，我们婆媳俩已发誓再不嫁人。”

张驴儿一听便火了，恶狠狠地对蔡婆婆威胁道：“你不愿意，那好，爹爹，绳子还在这儿，我看还是把这老婆子勒死算了！”说着，就从地上拿起绳子来要动手。

蔡婆婆吓得后退了几步，声音颤抖地请求道：“不能，不能呵，

让我寻思寻思再说！”

“还寻思什么？愿意不愿意，你快说！”张驴儿又逼迫地吼叫着，“你跟我爹，我要你儿媳妇，正好是老少两对。”

张老大也连连帮腔：“是呀，这样多好！”

蔡婆婆被逼得无奈，可想来想去，觉得横难竖也难：依他们吧，不是自己的心愿，何况媳妇的脾气是那样，根本不可能；不依他们吧，性命难保。俺真是去了仇人，又遇上了恶鬼，难道命里注定要有这场大祸吗？她想，现在只能采取缓兵之计了：“大哥哥，侄儿，请你们多原谅，劳驾两位跟我到家里去一趟再说吧。”

且说窦娥在家，见时至中午婆婆也没回来，就心神忐忑，坐立不安，担心会出什么祸事。正当她疑惑不定的时候，只见婆婆从外面走了进来。窦娥一见，迎了上去，展开了愁眉，露出了笑容，亲热地叫了声“婆婆”，连忙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，请婆婆吃饭。可这时她才突然发现，婆婆拉长了脸，神色异常，目光呆滞，面带泪痕，阴沉沉地站在那里，不坐也不吃。窦娥吃了一惊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婆婆，你怎么了？莫不是讨债时与人争执受了气？”婆婆还是痴呆呆的，不作声，只是神色凄然地望着窦娥。她的脸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使窦娥更加疑惑不解。她感觉到婆婆的神情与平常大不一样，所以，她又追问了一句：“婆婆，你说呀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经窦娥再三追问，蔡婆婆凄惨地叹了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咳，孩子呀，说起来真难堪啊……”，于是就把自己去向赛扁鹊讨债，险遭不测，遇到张驴儿父子相救，被逼允婚的经过吞吞吐吐地说了一遍。然后又惊慌地对窦娥说：“孩儿，你说怎么办呀？那父子二人还等在门外哩！”

窦娥听了顿时脸色惨白。她想，婆婆头上已梳着白发髻，怎能再去顶着红丝巾做新娘？这实在太可笑了！于是，她瞪圆了杏眼，悲愤地说：“婆婆，我愿服侍你一辈子。白头再嫁多荒唐，至于我，既

做了蔡郎妻，便决不会再做张家妇。”

“不是婆婆我愿意，是那张家父子硬逼我这么做。我实在是出于无奈……”蔡婆婆又哭泣着说。

“婆婆，清平世界，哪里有这种逼人成婚的道理？真是欺人太甚了！”窦娥愤怒地说着，然后又劝阻说：“你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已喝不了交欢酒，手指也不灵了，已扭不好那同心扣。白发老嫗做新娘，要叫人笑痛肚皮，笑掉牙的！咱们婆媳决不可理会那两个缺德的东西。”

“孩子呀，你说的何尝不是个道理？我也说多给些银钱酬谢他们，可怎奈我说漏了嘴，他们得知我还有个媳妇守寡，就咬住不撒口，说不答应就再勒死我。我，我对不起孩儿，是我一时贪生怕死……”

婆媳二人正说着，张老大、张驴儿就横鼻子竖眼地闯了进来，并高声喊道：“你们婆媳商量好了没有？怎么不快点出来迎接你们的丈夫？”

窦娥一见张家父子的那副流氓相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厉声喝斥道：“两个无赖狂徒，谁要你们作丈夫，趁早快走！”

张驴儿把头一歪，嘻皮笑脸地向窦娥做了个怪样，带着威胁的口气轻佻地说：“嗨，好厉害的美娘子，你看看，我们爷俩身体多么硬朗，做你们婆媳的丈夫也不委屈你们。恐怕你们到别处还难寻呢。怎么样，识点相，咱们快点拜堂成亲吧！”说着就伸过手去拉窦娥。窦娥用足了力气一推，张驴儿没料到有这么一着，向后踉跄了几步，跌倒在地。随即，窦娥愤怒地指斥道：“你太无礼了！难道我们没有丈夫的女子，就该受你们的气？你要我同你拜堂，除非西天出日头！”说完，便怒气冲冲地跑回到内室，用力关闭上房门。

蔡婆婆这时十分害怕，唯恐惹不起张氏父子，连忙打圆场赔不是：“你们父子不要生气，救命之恩我不忘，只是我媳妇不肯拜堂。

我愿好酒好菜养着你爷儿俩，我慢慢劝劝儿媳妇，等她回心转意。”张驴儿显出死不要休的样子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好个黄花女儿，还敢使性子把我推倒，我当你的面赌个誓，我今生今世不要她做老婆，我也不算好男子。”并且他们父子赖在蔡婆婆家，强行住下不走。

再说那赛卢医自为财害命未成以后，总是丧魂落魄，提心吊胆。他想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，如果被蔡婆婆告发，我就难保性命了。思虑再三，还是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决定悄悄地躲到别处去另谋生路。他忙着收拾细软行李，打点包裹，以便早点上路。

正在这时，猛然有人推门进来，赛卢医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以为是衙门的差役捉拿自己来了。但见来人是个青年人，说要配一服毒药，这才使赛卢医吓掉的半个魂儿收了回来。他立刻回绝青年人：“谁敢卖毒药给你？你这小厮也好大胆子，快去别处买吧。”“你真不肯卖给我吗？”赛卢医说：“我就不卖给你，你能怎么着我？”

没想到那人一听，上前一步拖住了赛卢医的胳膊说：“好呀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！”

赛卢医惊慌中定神一看，原来是要勒死蔡婆婆时所碰到的那个人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他又找上门了。原来这人正是张驴儿。他未等赛卢医开口，就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了，要勒死蔡婆婆的不就是你吗？走，到衙门里去见官，让你尝尝受刑的滋味。”说着抓住赛卢医的衣领要走。赛卢医浑身发抖，连连乞求着说：“兄弟，放开我吧，有药，有药。”说着忙配药给张驴儿。“既然有药，那就饶了你罢。”

在张驴儿拿着毒药走后，赛卢医更是胆颤心惊，心想，真够晦气！刚才讨药的人，就是救那蔡婆婆的，我今日又给了他这副毒药，以后事发，更要连累我了，趁早儿关上药铺，到涿州卖老鼠药去。他没敢再停留，赶紧夹着细软行李离开了此地。

再说蔡婆婆禁不住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折腾，害病卧床不起。多

亏窦娥端汤送药，日夜服侍护理，才渐渐好转。

这一天，蔡婆婆正躺在床上歇息，张氏父子也来到床前探病。张老大假惺惺地问：“婆婆，你今日病体如何？”蔡婆婆有气无力地回道：“我身子十分不快哩。”“你可想吃些什么？”蔡婆婆说：“我只想喝点羊肚儿汤。”张驴儿故作热心地连声叫喊：“窦娥，婆婆想羊肚汤儿吃，快快做好端来！”

窦娥听到张驴儿的叫喊，内心非常反感，她一面给婆婆做羊肚儿汤，一面想，婆婆也真是，我这寡妇人家，凡事要避些嫌疑，怎好收留那张驴儿父子两个？非亲非眷的，一家儿同住，岂不惹外人议论？婆婆呀，你真不该背地里许了他亲事，连累我也不清不白的。

窦娥煮好了羊肚儿汤，连忙端了过来，“婆婆，羊肚儿汤做好了，你吃些吧。”张驴儿假献殷勤，接了过去，尝了一口便说：“这里面少些盐醋，你快去取来。”

窦娥转身去拿盐醋，张驴儿趁没人注意，打开一个纸包，把一些白面面倒入了汤碗。待窦娥拿来盐醋调好时，正巧婆婆感到一阵恶心，呕吐不止。蔡婆婆便对坐在一旁的张老大说：“我吐成这样子，一点也喝不下了，你老人家就喝了吧。”张老大推让了一会儿，就端碗大口喝了起来。张驴儿见状，急喊了声“爹”，并抢上前去夺那汤碗，但为时已晚，羊肚儿汤已大半下肚。

张老大喝后，不一会儿就感到腹痛难忍，昏昏沉沉起来，他连声“唉哟”着，两眼发直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冒出，突然他又是一声惨叫，跌倒在地上，顿时七窍出血而死。蔡婆婆吓得连声呼叫，惊慌不已，以至哭了起来。

窦娥见婆婆哭了起来。便说：“哭什么，他自家得了病，刚巧在这个时候死了，大概是命里注定，不必为他哭泣。”

张驴儿扑在张老大的尸体上有声无泪地干号了几声，然后站起来冲着窦娥凶神恶煞地吼道：“好啊，你把我老子药死了，看怎么

办罢。”

蔡婆婆被吓懵了，哆嗦着问窦娥是怎么回事。窦娥冷眼看着虚张声势的张驴儿，神态自若地说：“这不干我的事，我有什么药在那里？都是他要盐醋时，自己把药放到了汤里的，药死自己的亲爹还来吓唬谁？”

张驴儿一听，气急败坏地嚷：“我家的老子，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，谁能相信？”接着他又狂喊乱叫：“四邻八舍听着，窦娥药死了我家老子哩。”

“哎呀，你不要大惊小怪的，吓死我了。”浑身颤抖的蔡婆婆在一旁慌忙制止着。

张驴儿停下声来，狡诈地问道：“你要我饶她么？如果你让窦娥随从了我，亲亲地叫我三声丈夫，我便饶了她。”

“孩儿，你随顺了他罢。”蔡婆婆劝道。

“婆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！”窦娥转过脸来又对张驴儿斥道：“休想！我是烈女不嫁二夫，更不会嫁给你这种毒死亲爹的无赖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张驴儿面露出一丝奸笑：“那么，我问你，你要官休，还是私休？”

窦娥睨了他一眼，不屑地说：“什么叫官休，怎样算私休？”

张驴儿威胁着说：“你要官休，就拉你去衙门见官，把你三推六问，看你受不住拷打，不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过！”说着，他又斜了窦娥一眼：“这私了么——就是你快点给我做老婆，也就便宜了你，不然的话……。”

窦娥心中无鬼，不怕张驴儿的胁迫：“你想以此缠我？办不到！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，不怕见官，情愿和你一起去。”

张驴儿一看窦娥软硬不吃，只好顺水推舟：“好，走！去衙门见官。”说着就拖窦娥往外走。

楚州太守桃机，是一个贪钱昏庸的赃官，为了刮钱，不知判了多少错案。当有上司来查检刑狱案件时，他便推脱有病躲在家里不出门。凡来告状的，只要带了那白花花的银子，他就什么病也没了，立即上堂开审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我做官来胜别人，告状来的要金银。”

这一日，听说有人前来告状，桃机立刻吩咐升堂开审。张驴儿拖着窦娥，拉着蔡婆婆来到公堂跪下，谁知桃机也向张驴儿跪下，衙役不解，桃机不知羞耻地笑道：“你这就懂了，但来告状的，就是我的衣食父母。”接着就大声问道：

“哪个是原告？哪个是被告？从实说来。”

张驴儿告道：“小人是原告张驴儿，告这媳妇儿窦娥，下毒药在汤里，药死了俺老子。这个唤做蔡婆婆，是俺的后母。望大人给小人做主。”

桃机又问：“是哪个下的毒药？”

窦娥、蔡婆婆、张驴儿都说不是自己。

桃机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都说不是，难道是我下的毒药吗？胆大刁民，快从实招来！”

窦娥高声说道：“只望大人你明镜高悬，容我禀告明白，替小妇人做主。”桃机厉声道：“讲！”

窦娥详详细细地把前后经过从头叙说了一遍。张驴儿连忙分辩：“大老爷明鉴：他自姓蔡，我自姓张，她婆婆不招俺父亲为婿，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什么？这媳妇年纪虽小，却非常刁猾，望大人做小的作主！”

桃机本是昏官，听张驴儿这么一说，喝道：“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招。左右，给我重打！”

衙役们应声上前，把大棍子一扔，吓得蔡婆婆一声“啊呀”，连叫：“大老爷，请宽恕她吧，不是我媳妇呀！”



桃机不听，喝道：“用刑！”打手们立即扑上来拖下窦娥，乱棍重打。窦娥顿时被打得血肉模糊，三次昏死过去。用冷水泼到身上，才“啊”了一声苏醒过来。此时的窦娥，满身血迹，但她咬牙不屈。

桃机又问：“窦娥，你招也不招？”窦娥吐了一口口水，口气依然强硬：“我没放毒药没有罪，让我招什么！”

桃机大怒，正想给窦娥再用大刑，忽地眼珠一转，喊道：“既然不是你，好！来呀，给我狠打那婆子！”蔡婆婆一听，吓得瘫软在地。

窦娥一听要对婆婆用刑，心如刀绞，汗如雨淋。她想：老天呵，你怎么不睁眼，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冤枉好人。天下的世道太黑暗了，老百姓总是受欺凌，哪天才能不见乌云遮天，哪一天才能阳光普照？她又想，这般昏官，只管自己的腰包满不满，哪管什么公道王法，看来我婆媳俩逃不脱厄运，还是自己屈认药杀公公，也好救婆婆一命，这也算我死前尽份孝心……。想到这，她抬起头，咬紧牙关，一字一血喊道：

“住，住，住！休打我婆婆，情愿我招了罢。是我药死公公来。”

蔡婆婆捶胸顿足哭着说：“窦娥孩儿，这都是我送了你的性命，是我害了你，还让我怎么活呀！”

桃机见窦娥终于屈招，急忙吩咐：“快让她画供！”并命手下人给窦娥戴土木枷，将她送往死牢，到来日判个斩字，押赴刑场。

张驴儿见案子已定，忙叩头谢道：“谢青天大老爷做主！明日杀了窦娥，才是为小人的老子报冤。”

桃机对自己草菅人命毫不在意，他眉毛一挑，高声喊道：“左右，打散堂鼓，牵马来，回家去了。”

行刑这一天，窦娥插标带枷，披头散发，被楚州和山阳县三班衙役、刽子手押解送往刑场。一路上，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，都说像窦娥这样一个孱弱善良的女子，怎么会是杀人凶手……所过之处，人们无不摇头叹息。